

BIYANG NIANHUA

别样 年华

孟
涣
◎
著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花山文艺出版社

· 013048645

I247.57
2660

别样年华

孟
涣◎著



北航

C1656025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燕山出版社

I247.57
2660

21304884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别样年华/孟涣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13.3

ISBN 978-7-5511-0794-5

I. 别… II. 孟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34911号

书 名: 别样年华

著 者: 孟 涣

责任编辑: 刘红哲

责任校对: 李 伟

封面设计: 景 轩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6/32/24/28/29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字 数: 210千字

印 张: 14.5

版 次: 2013年5月第1版

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0794-5

定 价: 28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第一章

姜一军天生左撇子。

上小学那会儿，在他爹的鞋底子与老师教鞭的双重作用下，他好歹学会了用右手写字。当歪着脑袋铆足劲，一笔一划写出“社会主义好”时，站在一旁的爹，咧嘴笑了。舔着左侧门牙上的豁口，摸了把儿子汗津津的脑袋瓜子，不无感慨地说：“右手弄出来的，看着舒坦。”

那年月，“反右”运动方兴未艾。

除了用右手写字，其他单手操作的项目，姜一军依然由左手操持，坚持不改。与众不同，自然有脱离大众之嫌，招致白眼实属必然。所以，当他用左手挥舞筷子，往嘴巴里划拉饭时，余光里，隐约感觉到爹斜楞着眼睛，在瞅他。于是，嘴里的饭菜，也就多了道别样的滋味。

上中学那会儿，毛主席派出的亲人解放军，到机关单位工矿学校来“支左”。这犹如天降的及时雨，让姜一军心头一悦，再逢人讥笑他左撇子，便脖子一梗，眼睛一翻，活蹦乱跳地甩出一句话：“‘左’咋的，解放军支持！”对方顿时哑然。打那儿，再坐在餐桌前，爹瞅他的眼神也就不再像从前那么怪模怪样了。

能分出左与右，无疑说明姜一军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判断能力。可就在这个当口上，姜一军犯下了一个重大的错误——错误的程度远远超过他十二岁尿炕的那回，且错误性质相当严重。

姜一军有时不时肚子痛的毛病，等到了他中学快毕业时，举国上下掀

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。一直生活在城市里的姜一军听父母说，农村里的日子比城里过得还要艰苦，于是思前想后，便从抽屉里翻出诊断书，揣上，转身去了学校，去敲驻校工人宣传队办公室的那扇大门。姜一军要为自己办理“因病留城”。

漆黑一扇铁门戳在那儿，俨然像半块黑板。隔着“黑板”，姜一军听见里面传出咚咚咚，类似敲桌子的动静，想象着桌上的茶缸盖、象棋子正在跳起、落下。随即，一个声音咆哮着：“‘右派’家庭出身，你不下乡谁下乡！有病？到农村锻炼锻炼，啥病都好了。”姜一军正要敲门的手，悬在了空中，勾成阿拉伯数字6的造型。他犹豫了。犹豫这个东西，有些像黄昏山坳里的迷雾，能很快地弥散开来。不大一会儿，姜一军就失去了敲门的勇气。

吱呀一声，门开了道缝，从里边垂头丧气地挤出一个比姜一军还要瘦弱的男生。这个倒霉蛋儿，想必就是被骂的那个“右派”子弟吧，姜一军这样想着，目光却跨过对方单薄的肩头，看到门里站了位体态敦实、像个矮冬瓜似的男人。矮冬瓜两手叉腰，置身于逆光之中，冲着姜一军劈头问道：“啥事？”

刚才从门里传出来的有关“右派”的吼叫，依然还在姜一军耳畔盘桓，想必这个矮冬瓜正是那声音的主人。于是，姜一军揣在兜里的手，紧攥着诊断书，脑袋却摇成了拨浪鼓。

“没事？没事站这儿干啥？”

姜一军心一慌，攥诊断书的手在裤兜里哆嗦起来，嘴里的声音像是从水底冒出来的，含混不清。矮冬瓜晃到门前，上下打量着他，问过他的名字，一脸狐疑地扭过头瞥了眼桌子上摊开的一盘象棋，嘴里嘟嘟囔囔：

“将一军、将一军，跳马卧槽，将一军……”进而，也就从姜一军名字的古怪，联想到姜一军的行迹的可疑，最后把贼亮的一双小眼睛，盯在姜一军揣在裤兜里的左手上：

“那是啥？掏出来！”

手紧攥着诊断书，姜一军就是不往外掏。可越是不掏，矮冬瓜就越觉得奇怪，抓起姜一军的胳膊，使劲往外一拽，刺啦一声，裤兜豁了。姜一军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起转来。矮冬瓜发现手里攥着的纸条，又命令姜一军

把手松开，姜一军却死活不撒手。矮冬瓜有办法，一把抓住姜一军左手手腕，用拇指往腕口筋脉上用力一按。于是姜一军紧攥的拳头，像延时镜头拍出来的花朵，慢慢地绽开……稚嫩的手怎么能与六级钳工的大手较量？事后，姜一军用螳臂挡车来形容自己这次软弱的抵抗，深感自己手无缚鸡之力，理应去农村这片广阔天地接受锤炼。这是后话。

“患有小肠……”矮冬瓜抢过诊断书，却认不全上面的字，转身向正在琢磨象棋残局的高个瘦子问道：“这是患小肠啥气？”

“小肠疝气。”瘦子瞟了眼，说。

“小肠疝气是啥气？”

“就是小肠窜气。”

见矮冬瓜还是不懂，瘦子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气卵子！”

“哈哈，原来是‘气卵子’呀。”

屋里所有目光齐刷刷地都落在姜一军的裤裆上。姜一军下意识地捂住裤裆，眼眶里的泪水也就涌了出来。这时，他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子虎劲，呼地蹿了过去，劈手夺过诊断书，冲矮冬瓜骂道：“气卵子操你奶奶。”随后，转身冲出大门，撒腿跑了。

其实，辱骂工人阶级的事件，来龙去脉就这么简单。可姜一军这不计后果的一骂，让他付出了不小的代价。记得，六级钳工先是一愣，分明知道“气卵子操屁股——糊个严实”这句歇后语的矮冬瓜，自然也清楚“气卵子操你奶”更不是句好话。于是，矮冬瓜勃然大怒，脸色铁青，怒视姜一军忽高忽低一溜烟跑掉的背影，咬着牙根说道：“小兔崽子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！”

那年月，辱骂工人阶级非同小可，校方对此相当重视，并当成一起反革命事件，派专人立案调查。这么说吧，从姜一军在学校的所作所为，查到他在校内校外与何人接触，进而一路查下去，直查到他爹妈所在的红忠胶鞋二厂及其他在厂里的一贯表现，再查到他家所在的红星居委会及其邻居对他家的反映。一句话，查了个底掉。

好在，姜一军根红苗正，家庭出身铁杆贫农；爹妈也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。那时，他的爹正在一家文艺团体当工宣队代表，占领着上层建

筑……就这样，查来查去，最后两位工宣队代表长满老茧的大手，紧紧地攥在了一起。爹亲娘亲不如阶级友爱亲，阶级感情压倒一切。六级钳工大手一挥，冲姜一军他爹说：“全当大水冲了龙王庙。”

事件就这样平息了下去。但其中一只长满老茧的大手抡起的鞋底子，却重重落在姜一军并不丰腴的屁股蛋子上。爹吼道：

“谁都敢骂，还反了你了！操你奶奶的。”

在塑料凉鞋鞋底子的重创下，姜一军趴在床沿，咬紧牙关，一声不吭，眼前闪现出中美合作所件件刑具以及革命志士大义凛然的模样；心里却在合计着爹与奶奶的亲缘关系，以及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的庙，是否就是矮冬瓜说的龙王庙……几天过后，姜一军坐在教室里，发现前后左右忽闪着一片诡异的眼神。他患小肠疝气之事，早以最新指示不过夜的速度，在同学中间广泛传开。他的外号也由此应运而生。与“气卵子”这个外号一同不胫而走的，还有一段朗朗上口的顺口溜：“姜一军，办留城，天天都喊肚子痛；骂了工人师傅才弄清，不是肚痛，是蛋疼。”

付出名誉上的代价，姜一军得以留城，总算坏事变成了好事。可办理留城后，姜一军成天吃了睡，睡了吃，无所事事，一晃就在家白吃白喝将近一年。这天，弟弟姜二军放学回来说，他们毕业去向也是农村广阔天地。

晚饭，家里喝苞米面糊糊粥。在一片痛哭流涕似的喝粥声中，姜一军右手托起大海碗，拿筷子的左手带动胳膊肘舞动着，就与爹的右肘发生了摩擦。爹叹了口气，把碗往桌子上一墩，碗里部分糊糊粥蹿起，呈一束柱状，再落下；同时，一根筷子应声滚落地上。点上一支烟，哈腰拾起筷子，夹在腋窝一撷，话语才裹着一缕烟雾从爹的嘴巴里边冒出来：“吃啥啥没够。”脸埋在海碗里的妈接过了话头，声音一改平素的高而尖，有点瓮声瓮气：“唉，下月还得喝稀的。”听爹妈这么说，姜一军舞动的左臂，僵在了空中，他把脸深深地埋在右手托起的大海碗中……

一个月过后，一面红旗指引的队伍，一路高歌来到松辽平原上的苏家屯大队。呼啦啦迎风招展的红旗上，印有“扎根农村干革命”的醒目字样。可是背着脸盆，拎着行李走在队伍中间的，不是姜二军，却是姜一军。

二

这支队伍中不把洗脸盆拎在手上，却倒扣在后背上的不止姜一军一人。曾挨矮冬瓜臭骂的那个瘦弱男孩，也是这副模样。这种携带脸盆的独特方式，既像农民身后倒扣着草帽，也似士兵背着钢盔，可姜一军还是想到了乌龟王八。不管怎么说，不同的家庭出身也好，相同的习性也罢，再加上都有被矮冬瓜欺负过的共同经历，让俩人很快相识，并成了知心的朋友。

男孩叫林小木，前一年毕业后因十二指肠溃疡加上家里困难，请求留城未遂，随着病重的父亲与母亲一同去了距省城千里之遥的穷乡僻壤。好在，他那不争气的右派爹到了农村不久就一命呜呼；好在，他那争气的娘及时改嫁，居然嫁给了一位如日中天的工人师傅。于是林小木结束了山沟子里的生活，被组织上重新安排，与姜一军一起来到松辽平原上的苏家屯大队，插队落户。

带到农村去的洗脸盆，是姜一军花掉多年积攒的压岁钱，亲手购置的。省城百货大楼二层靠东面那堵墙上，用搪瓷洗脸盆组成一朵好大好大的向阳花。走近细看，墙上所有的脸盆，只有两种图案，标价都是二元五。一种是以红色为主，盆底有七朵金灿灿的向阳花，象征七亿人民围住一轮红太阳，盆边上有五个大黑字“要斗私批修”；另外一种也是以红色为主，盆底也是七朵金灿灿的向阳花围住一轮红太阳，盆边上有十个大黑字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。姜一军心想，同样价钱，要买，就买个字多的。

回到家里，姜二军看着新洗脸盆，心里喜欢，倒上半盆清水，开始往脸上打肥皂。姜一军蹿过来，端起盆把水泼掉，没有好气地说：“啥事你都抢先。”

二军满脸肥皂沫，嚷着蜇了眼睛，又张开双臂往水龙头前摸索，脚下也就踢翻了洗脚盆，当唧唧地滚了出去。这时，爹正进来，劈手夺过姜一军手上的脸盆，先说“用不坏！”再问“哪来的？”。

姜一军赧起嘴巴，说：“买的，带着插队用。”

“啥？插队？谁？去哪儿？”

姜一军说：“已经报了名，我下礼拜二出发。”说着，在墙上全省地图的右上角，用铅笔画了个圈，再在圈上打了个×，以示强调。可最后那一笔用力过猛，铅笔芯嘎巴断了，还把地图划出个大口子。就在铅笔尖落地的同时，“败家”俩字也从他爹厚厚的嘴唇间滚了出来。

看看划破的地图，姜一军想起所学的无理数来。老师展开一张纸对他们讲：“假设这上面布满所有的数。现在把它撕成两截。那么，无理数在哪呢？既不在左边半张纸上，也不在右边半张纸上，而在撕掉的那部分中。你们懂了吗？”姜一军跟着同学一起点头，心里却是一片茫然。现在，地图上自己要去插队的地方，就像老师所讲的无理数，实实在在存在着，可又在破损的地图上无法找到——被铅笔尖划掉了。

妈见过新脸盆，也很喜欢，连说跟厂里发给劳模的一模一样。吃晚饭时，妈又说：“这么好的东西，拿庄户院去，白瞎了。”姜一军闷头吃饭，不去接话茬儿。姜家有一个旧搪瓷洗脸盆，绿色为主，盆底是对戏水的鸳鸯，小资产阶级情调太浓，据说是父母解放初结婚时买的，姜一军横竖不喜欢；还有一个，他更不喜欢，那是家人用来洗脚的旧铜盆，祖上传下来的。爹说，他小时，遇见闹日食月食，总是要敲它。

见姜一军坚持要去农村插队，坚持要带着崭新的脸盆去农村插队。妈就说：“你肚子疼的毛病怕是去了乡下受不了，还是把你爹的狗皮褥子带上吧。”说着，妈又把话往脸盆上扯，姜一军就说：“我浑身上下穿的、随身带的，就属这件是新的。”

.....

姜一军插队的那天上午，二军坐在课堂里心猿意马，听老师在讲无理数，为此没能来送他；妈也没来，她正站在工厂礼堂的讲台上，严肃认真地讲活学活用的经验。在爹的陪同下，姜一军穿过一片锣鼓声，再被爹托起屁股蛋儿，推上了大卡车。站在车头那杆红旗下，风一卷，旗子把姜一军的脑袋包裹起来，于是他眼里的世界变成了红色。在红彤彤的世界里，爹一边跑，一边向他摆手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在喊什么。姜一军把遮面的红旗揭开，再去寻找，爹已经被汽车扬起的烟尘，淹没了。姜一军猜想，爹在喊啥？

到了农村半年多，姜一军只给家里写过两封信。

第一封信中不幸地告知家里，那面人见人爱的洗脸盆，绷了瓷，面目全非，不得不涂成了鸡粪色。看着信，妈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庄户院里还能使唤出啥好东西？可惜了。”第二封信中又不幸地告知家里，青年点的火炕太热，把爹那条狗皮褥子烤糊了。看过信，爹啐了口唾沫，嘴里滚出两个字：“造孽。”不过，姜一军在两封信中均提到，肚子疼的毛病一直没犯，自己的感觉也好多了。

等到姜二军毕业，死活不想下乡，爹妈一商量，亲自出马找到学校工宣队，以身边无子女为由，为二军办理了留城手续。消息传到农村，姜一军就想起吃饭时爹瞅他的那副眼神，心里疙疙瘩瘩的。就这样，他一连两年没回家，一个人在青年点里过起了革命化春节。正月初五刚过，他头顶狗皮帽子，腰里系根麻绳，抡起镐头刨粪疙瘩，一镐下去，溅了一脸的粪渣滓……

那年月，正是典型辈出的年月。姜一军的所作所为，成为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典型，很快就上了报纸，进了话匣子。夜里，省城里姜一军的家。他爹把收音机弄得山响，里边正在广播姜一军扎根农村闹革命的先进事迹。没想到，一阵子敲暖气管子的声音过后，有人在楼道里亮开嗓子，喊：“这谁家呀？半夜三更把话匣子弄得震天价响，影响大家伙明天抓革命、促生产，你能负责？”

三

许多年后，姜一军还能记得农村迎接他们的场面，是那么淳朴而别致——

“都别卖呆儿，伸胳膊动手卸行李！嘿，嘿，老曹头，你干啥呢？还不快点烧水去。对了，你们这群老娘儿们也帮忙活忙活，别一边咧嘴傻笑、傻看着。靠后点，靠后！说你呢，你一边给我待着去，自个是啥人别人不清楚，你自个还不清楚呀，别在这儿跟着瞎掺和，一边去……”

面对黑压压的社员和省城来的知青，苏家屯大队贫协主席李德福站在“大解放”驾驶楼的脚踏板上，一只手薅住车厢帮子板，一只手挥来舞

去，吆五喝六，调兵遣将，显示出一副大干部的派头。在姜一军眼里，李德福的形象是这样的：四十岁出头，脖子以上的部位，像块城墙上铺地的青砖，见棱见角，方方正正；脑袋上扣了一顶草绿色军帽，帽檐儿压得很低，直落在一道浓眉上，衬托出一双眼睛，贼亮。

“呃啊——呃啊——呃啊——”

突如其来的驴叫声，压住李德福的话语。随声寻去，姜一军见到一墙之隔的打谷场上，一头嘴巴流着白沫的大黑叫驴，正抻长了脖子，拖起长腔短调，一边没完没了地叫着，一边笨腿笨脚且又专横跋扈地跳到一头杂毛小母驴背上。

见到这光景，社员中的男人在笑，年纪大的女人在笑。大姑娘、小媳妇瞥了一眼，急忙掉过头，把裹在头上的大花格围巾直往下拽，头巾遮住的脸上也在笑。看到叫驴裆下的物件，姜一军不由得心里发慌，自然联想到自己的“气卵子”，心里怪怪的，觉得社员们在笑驴，而周围的同学好像在笑他。于是脸就腾地一下红了起来。

在姜一军的记忆中，人们的笑声是被一位瞎眼糊馊的老爷子厉声喝断的。老爷子手中枣木疙瘩拐杖，敲得车厢板子梆梆山响，指点着李德福，骂道：“狗日的，这是咋整的！”骂声中的李德福，失去先前的威风，蔫头耷脑，好像那头驴子也是队里成员，当众干出这等无耻勾当，全然是他这个贫协主席教导无方。

就在这位中国级别最低的主席无地自容时，几个庄户汉子已经操起铁锹冲了过去，打得叫驴在打谷场里四处乱窜。情急之下，叫驴蹿出打谷场土墙豁口，边跑边尥蹶子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，眼睛瞪得像两盏电灯泡……人群呼啦闪开，让出一条道，姜一军脑海里不知咋的，突然地闪现出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电影里的那句“让列宁同志先走，让列宁同志先走”的台词来。这头驴很懂得战略战术，它绕着汽车兜起圈子，把刚卸下来的行李践踏得一塌糊涂。其中，踢散了一个女生的柳条包，里边的红宝书与女人穿的小衣服散落地上。这边女生急得直跺脚，咧嘴哭了；那边男社员们看得开心，咧嘴在笑。一旁张嘴傻站着的姜一军，被驴所吓，手上一抖，崭新搪瓷脸盆当啷掉在地上，再骨碌碌滚出去，划过一道漂亮的弧线后，正巧扣在红宝书上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姜一军的“壮举”，吸引了众人敬佩的眼光。众目睽睽之下，他的脸越发的红，红得像块红皮、红瓢的烤地瓜。这时，那头驴已经冲出重围，向村外跑去，身后几个庄户汉子，不依不饶，穷追不舍。当驴与这几个社员消失在尘埃中，姜一军才收回目光，哈腰拾起自己的洗脸盆。但是他那通红的脸庞，顿时变得难看了起来，心也揪成了一个蛋儿。原来，崭新的洗脸盆遭受驴蹄子无情地践踏，瘪了；重要的是，盆边上一圈印有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的字样，因践踏过后绷了瓷，绷掉一个字，一个至关重要的字。唉，否定句一下子成了肯定句。妈呀，这还了得。

那天夜里，在城里睡惯床的姜一军，躺在滚烫滚烫的火炕上，几乎一夜未眠。

好不容易熬到下半夜，一番烙烧饼似的折腾过后，姜一军才算进入似睡非睡的灰色地带。就在这时，他隐约听到窗户上哗哗作响，同时伴随呼哧呼哧的声音。姜一军一下子精神了起来，用发抖的手把正咂吧嘴做梦的林小木推醒。他俩正寻声查找，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了：嘭的一声，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，撞破窗户纸，直探到屋子里来。俩人的号叫声，让屋里顿时炸了窝。还好，情急之下，姜一军没忘拉亮电灯泡。十余双惊恐万状的睡眼，在刺眼灯光下投向窗口：原来，兴风作浪的居然是头驴！

次日清晨，姜一军绷起阶级斗争脸，带领大家伙找到村南头的李德福家。隔着齐胸高的院墙，姜一军喊道：“李主席在家吗？”随即是邻院的一阵狗叫，见没人应声，他又喊了几声。喊声刚落，就听到附近传来一声：“谁呀？”接着一顶草绿军帽在身边矮墙的那头，缓缓升起，随后露出李德福小半截身子。李德福站在茅坑上，嘴里叼了支没点燃的纸烟，一边系裤子，一边歪头问出了啥事，大惊小怪的。墙外的知青七嘴八舌，乱成一锅粥。姜一军两手一按，示意大伙少安毋躁，再掏出火柴，刺啦划着，踮起脚尖，两手抱火，隔着墙头把李主席嘴上的纸烟点上。就在扔掉火柴杆的一刹那，姜一军往李德福脚下溜了一眼，正与一头吧唧嘴巴从茅坑眼往上瞅的黑猪，打了个照面。黑猪一双小眼，炯炯有神。打那儿，姜一军知道了这一带农家，茅厕都是贴院墙而建，与猪圈相通。从而，对小

时常说的一句绕口令：“猪吃我屎，我猪吃屎”也就有了再形象不过的理解；同时，也对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”的谆谆教导，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。

大家伙七嘴八舌向李德福讲述夜里发生的事情。也许汇报环境不合适，也许人多嘴太杂，显然李主席没听出个头绪。帽檐下的浓眉，拧成了疙瘩。见状，姜一军把口齿伶俐的林小木往前推，说道：“由一个人汇报，由一个人汇报。”听着听着，草绿军帽下的眉头渐渐地舒展了开来。

李德福啐掉嘴上的烟头，背着手来到青年点，里里外外看过那扇破损的窗户，捏着下巴思忖了片刻，返身出了院子。不大一会儿，他领来一个小个子。小个子三十多岁，五短身材，脸上镶了一副小眼睛，脑袋上与李德福一样，也扣了顶草绿色军帽，只是帽子几乎扣在后脑勺子上，显露出光亮的前额，把两把扫帚眉大大方方地展示出来。

后来姜一军知道，来人叫李保忠，苏家屯大队治保主任，受队里之托，专门来调查这起破窗“事件”的。这个李保忠与李德福一样，都是复员兵。可在姜一军眼里，除了李保忠那顶洗飞边的草绿军帽，再也看不出有半点当过兵的痕迹。此外，他的下巴上还破了两三处，想必是刮脸刮的。

一番勘察过后，得出的结论让姜一军他们很是失望：此事纯属偶发事件，排除阶级敌人蓄意破坏的可能。李德福说：“在你们到来之前，我们对全村的‘四类分子’严加控制，放心，我们不会给阶级敌人留下一丁点儿的可乘之机。”

李德福扭过头来，对小个子说：“保忠呀，干脆把队里的‘四类分子’弄来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让我们知青小将瞧瞧。一来，有助于知青小将分清阶级阵营，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；二来，也算给知青小将上了再教育的第一课。咋样？”

李保忠思忖了会儿，扭身背手走了。李德福继续说道：“这栋房子，过去一直做队里仓库，听说你们要来，才急三火四地拾掇出来，现搭的火炕，现修的门窗，现扯的电线，现拧的灯泡。这白茬的门窗框，明天就打发人来涂漆刷油……”

李德福越说越来劲，眼里放出光彩，嘴角挂上了白沫子：“你们城里

知青小将哪知道，我们庄户院呀，可不像你们城里，住的高楼大厦，房子也全是玻璃窗到顶。农村的窗户，外面糊的是窗户纸，为抗风防雨，纸糊上窗后，还要在外面刷层豆油，这样才经久耐用，挡风抗雨。”在姜一军的印象中，李德福压低的军帽，紧紧锁住了两道浓眉，所以讲话时，难以施展眉飞色舞的样子，只能挤眉弄眼，这样一来，使得李德福脸上少了许多洒脱，留下美中不足的缺憾。

李德福分析道：“由此来看，这事很可能是那头该死的老叫驴干的，它来干吗？它来舔窗户纸上的豆油。你们想呀，这薄薄的一层窗户纸，哪能经得住这个老东西舔。那条老舌头没舔上两下，准把窗户纸舔漏了。”

姜一军听李德福在讲，思想开了小差。在那“形势一片大好、不是小好”的年代，城市居民每人每月才供应三两食用油。可这头驴，居然知道来窗户纸上找荤腥，娘的，想必是头聪明的驴子。后来，姜一军还知道，舔破窗户纸与上演有伤风化的是同一头驴，一头老种驴。

李德福拧起眉头说个没完，院里也就传来李保忠的动静。人们拥出屋子一瞧，贴院墙边上，一溜站了四个人，个个脸朝墙，弓背弯腰，瘟鸡似的耷拉着脑袋。李德福走到跟前，再清了清嗓子，正儿八经地喊了声“向后——转”。四个人当中，有两人是从右边转过来的，有一人从左边转过来的，还有一人是先从右边转，转到一半时，又转了回去，再从左边转过来。尽管人数不多，一声向后转，竟然转得乱七八糟。

李德福干咳了几声，开了言：“城里知青小将来我们苏家屯大队插队落户干革命，以后他们就是我们苏家屯大队的人了。为了让他们了解我们村阶级斗争情况，今天把你们叫过来，为的就是让知青小将记住你们都是些什么模样。接下来，你们报山门，自个向城里革命知青小将交代一下自个犯下的罪行吧。嘿嘿嘿，都抬起头来！”

他的话说完，可四个人依然没有一点动静，于是他又喊道：“从左边先来，快点儿！”

左边的第一个，是一瘦高个儿，长得驴脸大下巴，勾着头低声说：“我是漏网‘右派’分子兼地主阶级的残渣余孽姚殿清。”

接下来的是个中等个儿，高鼻梁深眼窝，像个杂种二毛子。他平和地说：“我是富农分子吴显云。”

再下来一个前额高大、头发稀疏的男人，说起话来结结巴巴，且带有些许的江南口音：“我我我是挖社会主义墙墙脚的坏坏分子李李长赋。”

这时，院外传来“呃啊——呃啊——呃啊——”的驴叫声。李德福循声去看，等再回过神来，去问在墙根下的几位：“轮到谁说了？”目光也就落到站在排尾上、那个眨巴小眼睛，东张西望的家伙脸上。但是这家伙眨巴眼睛，还是不说话，直等驴声叫过了高昂处，陡然跌落，戛然而止过后，这才开了腔：

“嗯，我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宁广义，外号宁小眼。欢迎省城革命知识青年小将到我这疙瘩来，苏家屯大队热烈欢迎你们，我也热烈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这些革命知识青年小将，来对我进行革命的帮助与监督。”

他咽口唾沫，继续说：“今后呢，我一定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，痛改前非，立功赎罪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，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‘文化大革命’进行到底，嗯，在努力改造客观世界同时，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……”

“行了行了！”李德福一脸不耐烦地打断对方话头，“谁让你话这么多，就数你能瞎咧咧。人家革命知青小将个个都是有知识、有文化，哪个不比你能说会道。”

李德福不再搭理宁广义，转过身来，声音洪亮地说：

“这几个就是我们苏家屯大队的‘四类分子’，属于我们贫下中农的管制对象。今天呐，我们把他们弄来，就是想让你们革命知青小将认清他们的真实嘴脸，让他们在你们革命知青小将的监督下，老老实实地改造，不许乱说乱动。”

李德福停顿了一下，运了运气，又说：“别看他们现在各个装得老实巴交的，可他们是啥呀，他们就是冬天里的大葱，根枯叶黄心不死，一有机会，就会反攻倒算。所以呀，希望各位革命知青小将，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，擦亮革命的双眼，做到在严酷的阶级斗争面前，始终保持心明眼亮，革命斗志永远高昂。你们四个抬起头，再让知青小将们认识认识你们的丑陋嘴脸。”

日头一起一落为一天。在来到苏家屯大队的第一天里，姜一军认识了一头老叫驴与四个“四类分子”，平心而论，收获不小。

四

那时，正值浅秋时节。

夕阳残照，炊烟四起。印有深深车辙的土路上，一辆辆装得像小山似的牛车、马车，摇摇晃晃扭过来，在姜一军的眼前绘出一幅秋收图；牛车、马车由远及近，叮咚牛铃和吱呀的车轴声响起，又在姜一军耳畔奏鸣出一曲田园牧歌。车上摇落高粱花子，随风飘去，散落土路上、沟壑两旁，也散落在人们的头上、肩上。乡村的秋日，连空气都是醉人的，飘散着收获与希望的气息。

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二课，是整整齐齐地坐在大队部的打谷场上，聆听苦大仇深老贫农忆苦思甜。报告人正是那位与老叫驴势不两立的老爷子。事后，姜一军才知道，这位老爷子是李德福的三叔，人称老三爷子，在苏家屯辈分很高，且德高望重。

好像老三爷子有一肚子讲也讲不完的血泪史。他揉揉一双老眼，讲述自己过去吃苦受罪的往事，字字血，声声泪。听得姜一军心里酸了吧唧的。

“那年月，我没有一天能吃饱，饿得人都快散了架，放屁抱大树都打晃呀。晃下树叶上的毛毛虫，个个肥嘟嘟的，比我的身板都壮实。

“有一次，去我大哥家，正赶上吃晚饭，就想蹭上一碗清汤寡水的稀粥喝。端起碗来，我摸黑闷头就喝，用筷子一挑，发现碗里有块干货，高兴得我不敢声张，只顾闷头地嚼。可是，咋嚼也嚼不烂，嚼得我腮帮子发了酸。这时，我听大嫂在外屋地里自言自语地说：‘抹布哪去了？’”接着，李老三爷子又说：“那时，我给地主老财当长工，生活说多苦有多苦。平时没吃没喝，只盼着上秋。等到秋收时节，伙食像过年似的，整天价高粱米干饭和猪肉炖粉条子，管够造，撑得我都直不起腰来。”

这时，会议主持人——贫协主席李德福的四方大脸上，呈现出焦急的神色。他起身凑到三叔边上。爷俩嘀咕着：

“三叔，您扯哪去了？”

“扯过地界咧？”

“可不咋的。”

“这可咋整？”

“重讲呗。”

“……”

老三爷子停顿了片刻，用手背蹭蹭眼睛，忽然号啕起来，带着哭腔说：“万恶的旧社会，真是坑死个人呀，地主老财有钱人，从来不把穷人当他娘的人看。秋收下地割庄稼，地主老财为省钱，只给我们喝小米粥，一碟苣荬菜蘸大酱。这样他们还不罢休，大酱里面全是蛆不去说，还他娘的往粥里掺沙子呀。一碗小米粥里，就足足掺一把沙子。唉，这样的粥，只能大口喝，干脆就没法嚼。一嚼，稀里哗啦，满嘴的牙疼。你们想呀，这样的粥能喝进去就很不容易了，可想拉出来，就难了。下到地里收庄稼时，地主老财怕耽误工夫，硬不让我们拉屎。等收工回到家，一蹲茅坑，就是一两个时辰，拉出来的全是砖头瓦块……真是那，春雷一声震天响，六二年来了共产党……”

那边李德福又干咳了数声，这边老三爷子揉揉老眼，为的是让自己的眼睛更加雪亮，接下来，他联系实际说：“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呀，哪知旧社会的苦哇，只知道臭美烧包，身在福中不知福。那天，我见你们当中的女劳力，穿戴花枝招展，活像过去地主家里的娇小姐；还有的男劳力，只会祸害东西，把红彤彤的洗脸盆，涂成了鸡粪色，败家子呀……”听到这里，坐在地上的姜一军，脸上一热，一直热到了耳朵根子，他连忙把脑袋夹在了裤裆里。

在学校时，姜一军同年级有个会写美术字的同学，写墙报时，鬼使神差地把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一句中的“不”字给漏掉了。导致这位同学被查了个底掉，最后查出他二大爷在伪满时当过伪警察，结果这位同学理所当然地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。前车之鉴，后事之师。姜一军那面“见义勇为”的洗脸盆，居然绷瓷就绷在这个关键之处。为了毁掉证据，姜一军才趁李德福打发人为他们青年点刷漆门窗之机，把自个的洗脸盆里里外外都涂成了灰不溜丢的颜色。可谁承想，这么一涂，倒涂出了麻烦。

忆苦会过后，姜一军就老贫下中农提出的尖锐问题，写了书面说明。并把自己的思想情况，一五一十地向队部组织进行了汇报。支书李二库攥着思想汇报，说：“姜一军同学为了保护红宝书，舍出自己的崭新的洗脸